

红泥小火炉

吴爱华著



文津出版社

一瞬千金(代序)

庵 庄

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向晚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

我想的出自白翁诗中的那个黄昏，天低云暗，暮色四合，与友人拥炉而坐，引杯举觞，娓娓长谈，该是怎样的恬淡而惬意。

可我又思不出，许多年居室始终是现代化的暖气(或土暖气)虽然有下雪的日子，更不乏友人，亲人团聚、造访。作者却有那么多的缺憾隐隐在满足之中。

看完爱华的这部散文集，细细的品赏着他精制的小吃，味道自然还是

说不出那几多酸甜苦辣，但总觉着这小吃的风味，酸在甜中惹涎，辣在苦中烧舌，热中含有清凉，小饮难充饥肠。

于是，我猜想，作者心中已炼造出一座“红泥小火炉”。小火炉烈焰腾腾，永不泯灭。

于是，我猜想，作者心中的小火炉，烧热出酒的浓香和小吃的独特风味。

客人来了围炉而坐，谈谈外面的世界。

家人团圆时，围炉而坐，说说家中的柴米油盐。

夜深人静时，作者依炉而坐想着自己的心事，忆着自己的昔情，为如意而欢愉，为缺憾而叹息——这便是作者的文章，用心设计，用手雕塑，用

小火炉炼造的文章。

读爱华的文章，很轻松，如独享一份静默，在静默中与作者的心灵交谈——眼望如桔的融融炉火，耳听着窗外雪片簌簌落地，似饮一杯浓酒，晕晕然有些沉醉。

我把我的感觉告诉爱华，爱华却给我讲了一串人生坎坷的故事，属于他自己的故事。

是了，读者终归是读者，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，他的目的仅仅是欣赏；而作者终归是作者，他却要用心写自己的生活。

“谁解其中味？”

我只能面对红泥小火炉，说几句风凉话——

也许曾经是艰难的生活，或者是恩恩怨怨，是是非非，还有生生死死，

你都是很幸运的，因为你有拥炉而坐，这美好的一瞬。

一瞬值千金！

我特别喜欢这本小辑，因此介绍给朋友，我想当你捧着这本小辑，围炉而坐，细心品读之时便也会得到一瞬的美好！

1994年 春

目 录

婉 约

水样的春情	(1)
长条故惹行客	(5)
红泥小火炉	(9)
窃窃淑女	(12)
寂寂的房门	(16)
雾失楼台	(20)
梧桐更兼细雨	(24)
泪痕又湿	(27)
夜风梳窗棂	(30)
为伊消得人憔悴	(33)
忍顾鹊桥归路	(37)

豪 放

泰山的男子气	(43)
秋之为气也	(45)

黄鹤楼记 (48)

清 空

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 (51)

街行随记 (54)

虫声入窗来 (59)

冬柯下的绿意 (62)

鹊声为喜兆 (64)

平原早春图 (67)

割麦杏树下 (69)

平川落照图 (72)

华北的冬景 (75)

水样的春情

列车在早晨七点半时，缓缓驶进了太原站。我停立在车门口，寻视着站台上她的倩影——一位经同学介绍认识、相恋，即将从一所中等学校毕业的姑娘。或许是“兴会最佳时，乃是将到未到之时”的缘故，我的心不停地跳动着。

车停了。我提着皮箱跳下车，张目四顾，只见在不远处，一位少女向我小跑过来，她着一件色泽淡雅的风衣，纤柔的腰身弯曲着，犹似春野水洼中的细柳带风而斜。我大步迎上去。她在距我一步远的地方停下，睁大着一双秋水似的大眼睛，笑盈盈地说：“你的个子高出半头，我老远就看见你

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笑道。随即从提箱里取出一件方巾：“真丝的，太原春季风大，你围上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高兴地围在头上，又解下来说：“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，又是星期日，我们去晋祠玩好吗？对了，你坐的是卧铺吧？”

“我在信里给你说要买卧铺，可是人多没买上。不过我在车上睡了四个小时呢。”我说道。于是，她伸手接过提箱，与我并肩步出车站，先到“五一路”上她学校附近的一家旅馆登记了住宿，洗漱毕，乘车西行二十五公里，便来到了晋祠。

这是一处古建园林，“古刹藏深山，楼阁傍碧水。”正值四月，柳含暖风，草生春色。我们拾阶而上，渐闻水声潺潺，至泉边，见盈尺的水流中，日照鱼影，移在细石之上，自然记起李白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的诗句来；同时见她蹲在石边，用手撩着水，脑后的一条辫子拖到水面，露出一截白皙细

腻的脖子。我心里忖度道：难怪贾宝玉要说：“女儿是水做的”呢？忽觉脸上一阵清涼，原是她正向我撩着水，且一边率真地笑着，笑得如水一样的无邪、无忧、无愁……

下午，荡舟于南湖上。我摇着浆，渐觉一缕诗情涌起在心上，便吟道：

斜日依垂柳，
平湖漾温柔。
双人舟去，
她低眉接道：水悠悠。

吟罢，回舟上岸。待回到太原汽车站时，已傍晚了，腹中饥渴，便坐在一家小吃处晚餐。餐毕，我起身付钱，却不料身下的长橙子这头翘了起来，我急拉她伸过来的手，只见她双目中含着娇嗔的微笑：“幸亏我没坐到地上。”我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同时觉得她的玉指在我的手中柔柔的。她悄然收回手；灯光里，我见她脸颊上衬上了几缕红晕。

回到旅馆，房中三张床空空的，看来尚

末有客来。我疲倦极了，说声：“你在那张床上歇会吧。”便倒在床上，竟睡意朦胧地闭上了眼睛。然而我心下一直不落实，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吧，我睁开轻松些的眼皮，见她静悄悄地坐在我的床头上，月光从南窗照进来，象水一样地泻在她的脸上，她的神色是那样的安闲、柔约，仿似梦中仙子，令人神移。我立即起身，跳下床去，歉笑着说：“我睡着了吧？真对不起。”她微笑不语，只是脉脉地瞅着我。我忽地张开双臂去拥抱她，她温顺地立定在地上，我俯下脸去，她双目微合，面貌是那样的丰腴又鲜润水透，我热烈地吻着时，她发出一种甜甜的微笑，声韵格外的柔细，宛如林间小溪从石缝间滑过。少顷，她敛住笑，看一眼手表说：“已九点半了，学校十点关门，你送我回去吧。”

“好吧。今天光顾玩了，我们的事情明天再仔细谈吧。”说罢，走出旅馆，向小巷的东头走去。

长条故惹行客

清明后的早晨，因夜里落了小雨，这条郊野小路上，显得沙尘润净，我用车子推着行李，妻提着皮箱走在一旁。天仍薄阴着，北风徐来，使人稍觉凉意。

妻低着头，步履柔缓。乌秀的头发梳成的那条辫子长长地拖至腰间，发丝撩起的耳鬓处显出十分的柔腻与闲静来——清晨，妻先我起床，洗好了苹果，煮好了鸡蛋，还有饭盒方便面等一一用塑料袋装好，放在皮箱里。我起床时，床边放好了一件内衣，缝上的小兜子装了厚厚的钱币，那针脚缝得密密的，口处且用别针别了。

“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，我争取早些回

来。”我见她迈步渐沉起来，便宽慰道。

妻抬头看我一眼，悠悠地说：“这是咱们婚后的第一次分手吧？你走得那么远，又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我心里好不是滋味。”稍停，她的语气变得忧心忡忡了：“你听说没有？现在火车上竟有人持刀抢钱，你孤身一人，万一碰上了……”

我停住步子，左手抚着她的肩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我这么大的个头还怕小毛贼子！”说着，我故意挺挺胸，做出一副威武的样子。妻笑了，笑得很勉强，浅淡的笑意中仍隐含着忧虑。

走出一程，妻说有些累了，便止步在一株垂柳下歇息。纷披的柳条已生出嫩绿色的叶子，显示着北方的早春气色；妻靠在树身上，忽地，她惊喜地唤着：“你快看呀，燕子！”

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几只俊逸的燕子从路南的菜园上飞来，斜穿过垂柳，低低地从一洼水面上掠过。

“燕子从南方回来了，你却要离家南去……”妻无限感叹地说。

我凝视着那洼春水，默默无语。一阵清风拂来，婀娜的柳丝搭在我的衣袖与肩膀上，犹如平素间妻伸过来的柔柔玉臂，撩情醉人。

“长条故惹行客，似牵衣待话，别情无极！”我不禁吟出宋人的这句词，颇觉得恰好表达了自己的心情，脸上浮起一丝自得，然又匆忙收起，只见她两只深潭似的眼中已泪光盈盈。

我心上也抹上了一痕凄楚，一边用手帕给她擦泪，一边想着古人于灞桥折柳赠别的故事，便说道：“此情此景当铭记，我们折柳为念……”未等我说完，妻急忙抓住我的手：“别折！”她看着我诧异的神色，离开树身，郑重地说：“这柳太多情了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不要去折路旁的柳。”

她见我仍疑惑不解，又说道：“尤其是

南方的柳，临水招人，这人~~渐去~~那人攀……。”妻说着，黛眉微皱，似有无限的幽怨……

我默默地前行着，不知如何回答她。渐渐地，心上浮起谢庄《月赋》中的辞句：“美人远兮音尘绝，隔千里兮共明月。”我立即停住车子，从她提着的皮箱中取出纸笔，端正地写上，双手递给妻。她看着默吟了一遍，点点头，眉宇间舒展开来，脸颊上漾起了欣慰色，淡淡的，似乎仍未从深沉的忧思中解脱出来……

红泥小火炉

傍晚，空中云气清润，似有雪意。街上的行人已渐稀疏，间或从小楼上抛下几声爆竹，犹在告知路人：旧岁的除夕已临人间了。我左手拎着一瓶酒，右手端着纸包的几样凉菜，步履中带出一种羁旅的倦意和怅思，渐听得前面寄居的楼窗中飘来悠长的箫管声，这是同事小张又在怀远思人了。箫声凄婉，如怨如诉，蕴着一种淡淡的忧伤，令人愀然。我的步子更沉缓起来，孤寂的心上始涌起一种深沉的相思，且从襟怀中轻扬而出，化作成一缕清风，驰向几千里之遥的北方，拂在小城一角的院门口。

……妻独依在家门口的竹树旁，那该

是一幅“天寒翠袖薄，日暮依修竹”的情态了。也许她接到了我春节不归的电报，失望地回身家中，迈步上楼欲推门时，或许“心怯空房不忍归”呢？……假如我此时出现在楼梯口，她一定会喜上眉梢地跑过来，接过我手中的提箱，与我并步入房，随之拧开热水器，让我洗去一路的风尘。待我更衣后，她已炒好了色、香、味皆具的两样菜，置于餐桌上了，且放上两双筷子，两个小酒杯，杯中斟满了深红色的甜酒。我落坐在餐桌旁，看着妻在煮饺子，火炉子中的赤黄色的火焰使房中充盈着一种暖融融的春意，正所谓古诗人所吟咏的“红泥小火炉”的情致了。

晚餐后，妻自然要入浴室沐浴一番，待她着睡衣姗姗而出，丰皙润细的面颊上，泛着浴后的绯红，似朝霞的映衬，又如细雨中的湿花。她走进卧室，点上两支红蜡烛，说道：“红烛欲照除夕之喜。”我呢，自然有“久别如新婚”的感味；至于“软语灯边，笑涡红